

■家庭相册

让梦想照进现实

□李秀芹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物质匮乏，有些家里孩子多，姊妹几个睡在一张床上，冬天睡冷屋子，床板上铺些草，再在上面铺一张草席子，姊妹几个挤在一床被子里，身下连床褥子都没有。

我们家条件略好，父亲当教师，每月都有工资，母亲又精打细算会持家，家里床上铺盖倒是有，但到了冬天也是睡冷屋子。立冬后，我们家的饮食发生了改变，母亲每顿饭必然做汤，熬一锅白水萝卜汤，或白水白菜汤，有时在里面滴上几滴油，有时汤里半点儿油花也不见。但餐桌上咸菜却不缺，吃饭时，母亲在炉火上烤热了煎饼，我们喝着菜汤，就着咸菜，饭也吃得热气腾腾。

我们家有一幅画，上面画着个胖娃娃抱着一条大鲤鱼，每次吃饭时，母亲都说，等父亲涨了工资就给我们买一兜小干鱼烤烤吃。母亲说这话时，我都瞥一眼墙上



的那幅画，仿佛鱼就在眼前，已经闻到了烤熟的小干鱼的香味儿。想起母亲给我们讲的一个笑话，说是从前村里有个财主，家里有钱但又抠门，一天财主家儿子想

吃鱼了，财主给儿子画了一条鱼，让儿子吃一口饭看一眼鱼，用意念吃鱼。谁知道儿子吃了一口饭看了两眼鱼，财主发现后，骂道：败家子，不会过日子。

这个笑话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，所以每次吃饭时，我都偷偷瞄那幅画一眼。那时我还是小孩子，这个举动着实让大人觉得好玩。父亲知道后，每次吃饭都会让我们大胆畅想：等他涨工资了，最想吃什么？

母亲是想买一兜小干鱼，每顿饭每个孩子分一条。大姐想吃一顿胡萝卜牛肉饺子，二姐想吃炖排骨，几个弟弟也争先恐后说出自己想吃的东西，我性格内向，只低头吃饭不敢发言，最后父亲点名让我说，我怯生生地说，他们想吃的我都能吃。

父亲笑着答应了，说等涨了工资就一一满足大家。有了父亲的承诺，我们的味蕾也有了盼头，舌尖仿佛品尝到了食物的美味。父亲说，吃饭时想一下心里期盼的食物，比吃饭看画强多了。是呀，那时看鱼都不敢看两眼的我，吃一顿饭却在心里把世

上我所知道的美味都想了一遍。

晚上睡觉钻进被窝，这个话题还在继续，我们姊妹仨挤在一起，闭着眼想着父亲涨工资后的餐桌，馋得直吧唧嘴。因为有了期盼，寒夜里也不觉得冷了。1958年，父亲涨工资了，由原来的29.5元，涨到了49.5元，这在当时可是个天文数字。记得那天父亲果然割了牛肉，买了小干鱼和排骨，母亲直抱怨父亲不会过日子，多少买一点点就行。但父亲说答应孩子的话就不能食言。

食不果腹的冬季，我们一家依然保持着冬季暖屋会的家俗，父亲的话由涨工资变成了“等风调雨顺丰收了你们想吃什么”，我们继续畅想，一天天期盼着，果然迎来了越来越富足的好日子。

那些年的冬天，我们家从立冬喝热汤开始，梦想便爬上了心头，暖了一个又一个冬天，直到春暖花开。

奇妙幻想中的脉脉温情

□赵闻迪

《回到星星上的女孩》这本书，是我和孩子参加亲子读书活动时共同阅读的。它奇妙的想象、精巧的构思、简洁的语言风格和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淳朴亲情让我非常喜欢。

书中的主人翁麻美子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小女孩，父母离异，跟妈妈一起生活。在她12岁生日那天，妈妈送给她的礼物竟然是一件已经褪色、土里土气的旧外套，让她非常失望、难过。一天早晨，她穿着旧外套去上补习班，无意中发现旧外套的内层口袋里有一张旧车票，她拿着旧车票登上一辆漆着红白条纹的神奇巴士，巴士载着她穿越时空，回到妈妈的童年时代——二战刚刚结束后不久的日本静冈县。她惊讶地发现，一向坚强、独立、能干妈妈原来也曾是一个受伤的小女孩，内心深处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和秘密。

这些年我陪孩子读过很多儿童书籍，有的书好像“板着脸的老师”，喜欢跟孩子们讲“应该做什么、不应该做什么”。《回到星星上的女孩》却不是这样，它把道理藏在奇妙幻想中、日常琐事里，让孩子自己去发现、去体会，从而倍觉亲切好看。

故事开头，麻美子虽然跟妈妈相依为命，却对妈妈有诸多不理解和埋怨，比如，妈妈很少带她出去玩、陪她参加学校里的活动、给她买衣服玩具、听她讲同学们的趣事、检查她的作业，甚至给她准备的春游的饭团都是馊的，害得她差点儿饿肚子。最让她生气的是“12岁的生日礼物”，提前好几天就跟妈妈说她想要一件正在流行的、班上女同学穿的那种掐腰外套，可妈妈却送给她一件不合身的旧外套，让她大失所望。她把这一切归咎于“妈妈太要强了，光顾着在工作中出风头，不关心我、不在乎我”。

直到“穿越时空的巴士”带她回到妈妈的12岁，她才知道妈妈有着那样凄惨孤寂的童年——战后的日本一片萧条。妈妈的父

亲失业、酗酒、打骂妻儿，妈妈的母亲不堪忍受、离家出走、下落不明，生活在泪水和思念中的妈妈一方面帮别人看小孩赚取微薄报酬，一方面苦苦思索着打听母亲的下落。一年一度的庙会，别的小孩都穿着新衣服、新鞋子开开心心地跟父母一起去赶集，妈妈却独自一人坐在神社里哭泣……这一切，都让麻美子深深震动——妈妈拼命工作并不是为了出风头，而是为了让自己衣食无忧，接受好的教育，过上好的生活，拥有温暖、安定、丰足的童年。明白了这一点，她对妈妈充满了愧疚和心疼。

麻美子第二次乘坐“穿越时空的巴士”是在妈妈向她提出自己正在跟一位叫“阿利”的叔叔交往、并且有了结婚的念头之后。麻美子对妈妈再婚这件事情充满担忧、抵触和不安，她再次穿越到妈妈的童年，并且陪着12岁的妈妈完成一次“壮举”——坐车去很远的海边寻找妈妈的母亲，完成妈妈的心愿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看到了日本底层百姓生活上的艰辛，看到许多孩子的凄惨童年，也懂得了妈妈对亲情的渴望、对“家”的渴望，反省了自己对妈妈的种种不满、抱怨和不理解，决心跟妈妈和解，支持妈妈的决定，接受阿利叔叔，开始新的生活。

乘上时光穿梭机，回到爸爸妈妈的童年，这或许是许多孩子的梦想吧。《回到星星上的女孩》满足了孩子们的好奇心，并在曲折有趣的情节中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——我们爱孩子，可是，我们给孩子有效陪伴、精神上的慰藉了吗？我们用孩子喜欢的方式跟他们交流了吗？我们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吗？……这些，都是为人父母者需要思考的。



■图片故事

医者仁心

□帅远明

几十年间，我与不少医生打过交道，有努力探究民间传统医术的地方郎中，有治病救人却不取分文的草药妙手，也有集中西医于一身的正规医生。其中有一位姓谢名世伦的医生，居然还成了我的挚友。

我与谢医生相识得比较早。一次，我感冒了去看医生，时值“撤区并乡建镇”不到半年，镇医院还没有自己的房屋，便设在原乡电影院，观众大堂里拉上布幔子隔做两半，一半堆放药物，另一半摆上十来张木床，专供重症患者住院治疗，窄小的放映间则成了门诊室。前来看病的人较多，候了好长时间才轮到。我走进“门诊室”，只见一个二十来岁的“白大褂”，人长得白白净净的，戴着一副黛边眼镜儿，显得十分斯文。他让我在板凳上坐好，认真地给我进行望、闻、问、切，然后提笔开了处方。我在小街上的熟人家找了一杯开水，服下他开的药后，一会就感觉身上轻松了大半，而且没花多少药费。我不禁对他肃然起敬，就与他打起交道来。他是医生，我不是医生，但我们二人志趣相投，也是一种缘分。他问我为何懂得医学之道，我说我少年时候也曾经有志于从医，跟一位老医生习过中医，读过一些工具书。他说他主要学的是西医，中医是他自修的，因为中西结合诊治疾病效果更好，况且农村卫生院目前还缺乏科学诊断设备，医艺不全面是不行的！我连连点头称是，他朝上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儿，给了我一个会意的微笑。

三年后，镇卫生院与原乡卫生院合并在一起，他当上了院长。从此他成了大忙人了。因为他不是“甩手掌柜”，而是既要当医生又要当护士才行！每日



里，他不仅要给人诊病情、开药方、搞护理，还要查病房，了解病人用药及康复情况，并且上级开会他要去领会精神，领导莅临检查工作他要去汇报工作。终日里事务缠身，忙得他不得时间好好休息，有时候刚端上饭碗扒上一口，只要病人一叫，就得马上赶过去问个明白，有时候刚躺上床合上眼皮，只要患者家属砰砰一敲门，就得赶紧出去看个究竟……他这种事事带头，有求必应的工作作风和态度，令人心悦诚服。

那时候，山里仍旧缺医少药，人们有了疾病采用的是“神药两解”，端公巫婆“招呼”不了再请医生，医不好就自认苦命。自从本地有了像模像样的正规卫生院，人们就不再为生命之忧了。记得有一年7月间，一个姓陈的村民打牌输掉了一大笔钱——这钱可是全家人辛辛苦苦做工换来的。他害怕亲人责怪，便喝下了一小瓶氧化乐果。这是一种剧毒农药，中午家人们从山坡上干活回来吃午饭，才发现不妙。马上呼叫当地人前来帮忙把寻短见的亲人送到卫生院。但由于心慌意乱，家属流着眼泪说忘

了带钱，谢院长就说救命如救火，钱的事儿以后再谈！接着他组织医护人员马上抢救患者。结果这个村民经过多次灌肠洗胃，才清除了毒液，获得了第二次生命。就这样，谢世伦及卫生院声名大振，四方患者慕名而来。幸亏他内外科兼修，既能排解疑难杂症，又能操刀手术，让患者转危为安。要不然，卫生院办公室墙上，哪会有一面面“妙手回春”“杏林春暖”的大红锦旗啊？

后来，我曾登门拜访过他几次。他也不只一次来我家做客。但接下来的年年岁岁，我“穷事”多，他工作忙，彼此都脱不开身，只是在手机上保持联系，似乎渐渐地，竟然有点儿疏远了。

前不久我专程去看望他。他所在的医院地处国道，医院大楼恰似一颗璀璨明珠点缀其间，十分耀眼。在它周围，一条条街道平坦洁净，一栋栋楼房别致新颖，一家家超市商品齐全。与七八年前对照，这里的变化可真大呀！尤其是，当我看到广场上载歌载舞的人群，一个个红光满面、健健康康，内心不由得充满了对谢医生和医务工作者的敬佩之情……